

这一周

聚焦

浙商大学生到农村开工作室

蓝莓、土鸡蛋、蜂蜜、玉米等农产品的照片经过设计,附着在明信片、笔记本、包装礼盒上,一改往日的固化形象,一经试点销售反响热烈。“这是浙江工商大学‘益农’工作室给村里带来的新变化。”绍兴市董村村支部书记俞春国说。

2018年10月,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实践服务队走进董村,与当地农户们一起探讨农副产品销售和村庄的营造。在村里的支持下,团队成立了“益农”工作室,打出了“董山董水更懂你”的口号,开通“hi董村”微信公众号、微博。为了打响董村的品牌,学生们为董村设计了村标,对农产品进行统一包装设计。同时,借助线上互联网推介与线下节日活动开展营销宣传。

“益农”带来的经济收入实实在在,村里的水蜜桃价格由每斤3元提高至7元,土鸡蛋销售量涨了3倍,村民依靠农副产品人均年收入从原来的500元上升到2000元以上。

目前,“益农”工作室的运行分为线上线下两部分。线上与村支支联络维持运营,村里有宣创、设计上的需要,由村支支与团队联系。线下则是学生们寒暑假期间驻扎在村里,每次至少一周时间,平时也会趁周末到董村与书记、村民交流。

作者:蒋亦丰 林晓莹

《中国教育报》2019年1月12日第1版

浙财大志愿者
义卖西部留守儿童作品

近日,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在学校举办了一场“筑梦画展”,对甘肃省两所农村小学学生的作品进行校园义卖。

尽管阵阵寒风刺骨,但志愿者们依然满怀热情积极组织活动。从海报架的摆放、捐款箱的安置到画展的陈列,忙得不亦乐乎。义卖现场,每幅画标价15元到40元不等。买画的学生有的将画收藏,有的上传到网络进行展示。大家发现,这些孩子的作品很不一样。有的孩子用枫叶拼接,展示的是家乡的自然之美;有的孩子画了酷爱冒险的卡通人物“路飞”,想快快长大,看看外面的世界。

短短3天,活动便募集了2700多元善款。据介绍,该协会已连续7年举办“筑梦画展”,累计募集善款两万多元,资助了多名偏远乡村学校的孩子。

作者:蒋亦丰 赵蕾 韩宇昂

《中国教育报》2019年1月16日第2版

上海将打造
全国职教集团示范“标杆”

1月12日,以“开放、合作、共赢”为主题的“上海市职教集团(2007—2017)十年发展报告发布暨区域经验交流主题活动”举行。

记者注意到,报告提出,上海将继续争创全国骨干职教集团,力求到2020年,建设10个左右行业或区域指导的全国示范性职教集团。为此,上海将着力建设一批优质职教集团实习实训平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加快推出上海市职教集团运行绩效评价,提升职教集团的综合实力,以此服务上海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多措并举,优化落实办学经费保障,建立职教集团兼任人员的经济待遇保障制度。

市教委主任陆靖指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有效途径,更是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作者:刘时玉

上海教育新闻网2019年1月14日

江苏1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
实行部省共建

近日,教育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关于共建南京大学等13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意见,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关于共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的意见。至此,江苏1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全部进入部省共建行列。

根据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共建南京大学等13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意见,双方将在巩固以往重点共建成果的基础上,共同推进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共同推进苏州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淮海大学、江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为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2016年江苏启动实施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出台了《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及其实施办法。2010年以来,省级财政累计投入四大专项建设经费达128亿元。“十三五”期间,江苏将持续实施四大专项,财政投入力度不减、滚动支持,预计每年投入17亿元左右。

作者:王拓

新华网2019年1月15日

期末考试季来临,“严阵以待”的不只是学生,还有教师——考试分数怎样给,是一门“艺术”。

近日,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一段关于“59分”的故事在网络引发热议。他说,59分对学生来说是一个“羞辱性”的分数。“直接给学生59分,老师没有错,但心里有学生吗?这是教育吗?教育差一点,那就完全不同。”在他看来,“心里有学生”的教师应该抓住这个育人时机,通过分数的调整引导学生更好地成长。

与此同时,另一个故事也让人感慨:一位班主任称,这次期末考试全班平均分为99.1,大部分是满分,孩子们可以欢欢喜喜过年了。谁料也有家长不满:“如此没有区分度的考试,能测出孩子的学习水平吗?”

“一分之差”的背后,是育人和分数的博弈,考验着一线教师的育人方式和家长的教育理念。

反对声音:让孩子有适当挫败感也是教育

倪闽景日前在一个论坛上提到,如果是一位教育手段高明的老师,就会把考59分的孩子找来谈话,对他说,这次可以给你60分,但这不代表老师算错了分数,而是希望给你的1分在下次考试时能化为2分还给老师。

“59分可以给及格,那么55分、56分怎么办?”网络上,一部分网友并不认同应该对“一分之差”作出调整,在教师中间,持这种意见的也不在少数。

有着近40年教学经验的教师张燕认为,“送”给孩子“一分”固然是一种

鼓励教育,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要因因人而异。

比如,有一类孩子,虽然考试成绩不理想,但卷面整洁、字迹清晰,展现出了良好的学习态度;还有一类孩子,虽然这次考了59分,但上次只有40多分,有了明显的进步,对教师来说,就很愿意帮他们往合格上“拉一拉”。但有些孩子平时学习态度不端正,既不认真听讲,也不仔细答题,那么一个“59分”带来的挫败感或许可以让他们意识到,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缺点和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位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附属小学语文教师对此也很感慨,现在不少孩子过得太“顺”了,家里的大小事有长辈代劳,学习上也以鼓励进步为主。但人生很长,高考中的0.5分可能会让你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职场和社会的严苛规则更不会为任何人让步,而未来我们也可能常常碰到“就差一口气”的时候。“鼓励并不就是好的教育,孩子受到挫折的时候也是珍贵的教育契机。”

她认为,在平时的考试中,教师“狠下心”不“放水”,给孩子打个59分正是一种重要的挫折教育。“适当的挫败感是必要的,因为孩子们可以察觉到由此暴露出的自身问题,而且我们的教育也应该让他们知道,老师对学生的鼓励是有底线的。”

支持声音:“临界线”上的孩子都应拉一把

尽管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一线教学中,不

少教师的做法仍是——如果孩子得了58分、59分,就“松松手”,给一个及格分。“在基础教育阶段,孩子得到59分和60分的感受,确实很不一样。”沪上一名初中特级校长坦言,“对于老师而言,这只是一分之差。对于孩子来说,却是需要逾越的一道鸿沟。”

特级校长、上海市江宁学校校长吴庆琳认为,此次59分的故事其实是在“育人”这一特定范围内的教学探讨。“若从教育评价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就要尊重科学评价的结果,该给多少分就是多少分;但是,从育人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人的评价远远无法用分数来衡量,教师更应该关注分数背后孩子的成长。”

面对59分之争,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历史教师彭禹起初却表示有些不可理解。他说:“从立德树人的教育观来看,教育关注的是祖国下一代的发展。因此,一切利于这种发展的,都是好的教育。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给59分还是60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彭禹认为,“59分”指代的是“临界点”,这个临界点也可能是80分、90分。“当学生徘徊在临界点这个微妙的时刻,教师如果考虑孩子的长远,就要拉学生一把。”

专家观点:摒弃“分分计较”理念,让学生拥有“完成感”

眼下,孩子们所面对的考试大致可分为两种:标准化考试和常模化考试。彭禹解释,为了体现区分度,实现人才选拔的目的,学校的考试大多是常模化考试,命题者更关注学生“不会

的题目”,因此考分常常呈正态分布。“常模化考试的功能与育人理念本身有些‘背道而驰’,这也是我们不愿意过分强调分数的原因之一。”

十几年前,上海市江宁学校曾经尝试“试后100分”的教育评价改革。只要孩子在拿到试卷后订正错题,就能拿到教师修改后的满分。“这种改革是为了引导家长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学习态度,促进学生自我成长。”校长吴庆琳告诉记者,改革推出后,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

一名初中特级校长也坦言,现在的家长和孩子有点“玻璃心”,教育如果一味迁就学生也不是理想状态。“给孩子更多的人文关怀是社会进步、教育文明的体现。除此之外,学校还要引导家长加强亲子之间的沟通,让孩子在经历挑战的同时,还能学有所成,收获成功。”

复旦大学心理系教授张学新从教育心理学角度解释了“59分”的意义:当孩子处于“边缘”的时候,心理压力是最大的。59分和60分虽然只有一分之差,但是,会让他们滋生出懊丧、后悔、自责等负面情绪。他强调,教育不是为了创造出更多成功者、失败者、快乐者、痛苦者,而是让每个人拥有“完成感”,从而不断进步。因此,对教师和家长来说,自己首先应该摒弃“分分计较”的理念,同时引导孩子们正确看待每一次考试、每一个分数——每个人成功与否的参照系只有自己,这些考试和分数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收获更好的自己。

作者:张鹏 朱颖婕

《文汇报》2019年1月15日第7版

说吧

学历偏见早该放下

据央视财经报道,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2200万,技校却面临招生难。有数据显示,2017届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就业率,首次超过了本科。与此对应的,却是高职院校招生不易的现实。从2009年开始,全国高职院校生源持续6年下降。

“用工荒”“招人难”,是岁末年初的时令性话题。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用工短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指技术门槛低的务工人员供给不足,现在则突出表现为成熟技工的缺乏。这一变化,是产业发展与升级在用工需求端的必然反映。目前的招工难,间接表明产业工人供给尚未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

当前阶段成熟技工的缺乏,一定程度上是过去多年职业教育拖后腿的“报复”。也正是看到职业教育的短板,近年来教育部门发出的重视职业教育的信号是比较明显的。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明确将全国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的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和职业教育方向;同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也明确,到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350万人,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1480万人,接受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生达到一定规模。

从高级技工缺口达2200万这一市场反馈结果看,职业教育的短板恐怕依旧未能得到有效缓解。要知道,职业教育的规模可能在扩大,但产业升级对高级技工的需求也在上升。如果教育培养力度跟不上市场需求增长的步伐,用工荒将继续扩大。

有论者指出,近两年热闹非凡的各城市之间的“人才大战”,多数还是突出学历,主要按照本科、硕士、博士的分类给予相应优待,而职业技术人才落户虽然也打开了缝隙,却居于次位,门槛也高得多;而在教育政绩的考核中,也还是偏重于“大学生”的培养数量。另外,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未尝没有偏见。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西部地区要优先发展职业教育。其实,东部地区同样也应该重视职业教育,如此才能让人才供给和需求在地域分配上更加吻合。

巧合的是,就在近日,马云在海南企业家咨询会议上也提出,海南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大涉外旅游、电商等现代服务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这再次说明:职业教育在未来的重要性,不仅不会削弱,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当然,发展职业教育,不是要把它与学历教育对立起来,甚至两者还要尽快打通教育评价上的转换、衔接机制。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要与当前社会的产业变化和升级需求赛跑,而附着于职业教育上的那些由来已久的偏见,是该早点放下了。

作者:朱昌俊

《中国青年报》2019年1月15日



数字校名难显内涵

王铎 绘

《中国教育报》2019年1月16日

调整课桌椅高度 小事不小

北京市两会进行时。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刘岩已经是多次上会的“老委员”。她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带来了三个提案,其中一个是关于中小学生学习课桌椅高度调整的。她建议,北京中小学校尽快调整课桌椅高度,与学生身高匹配。

刘教授的建议是基于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报告提出,学生看书、写字使用的课桌椅高度与其身高不匹配是儿童近视的因素之一,而数据显示,北京市超四成中小学生学习课桌椅高度从未调整过,不合适的课桌椅会对学生的坐姿、视距等近视发生相关因素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导致视力不良。

可以说,刘教授是借北京市两会,将此前提出的建议提升为提案,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其实,根据目前课桌椅的设计(大多有自动调整高度的手柄),调整课桌椅高度并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支出。

可为何这么简单的工作却有很多学校没有做到呢?这既是因为缺乏统一的规范要求,也是因为很多学校对学生身体健康成长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及对“教室美”的认识有偏。

据统计,北京市中小学生学习总体视力不良检出率是58.6%,处在较高的水平。影响学生视力的因素

是多方面的,其中教室环境不佳也是重要原因,而这部分因素,是完全可以尽快改善的——比给学生减负容易多了。

像课桌椅高度调整,可谓举手之劳,但举手之劳都没有做好,值得反思。

超四成中小学生学习课桌椅高度从未调整过,很大的可能是学校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没有认识到孩子的身高变化,导致课桌椅高度已经不适合但不调整。这就是更深层次的育人理念问题了。我国中小学校的课堂,大多还是围绕讲台的秧田式布局,学生排排坐,这是以教室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的讲授模式。

而欧美发达国家中小学校的教室布局,很少整齐划一,有的分区域布置,有的根据不同上课任务自由调整桌椅。教室的多元化布局,也体现学校个性化教学的特点。

因此,对于中小学习课桌椅高度调整这一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明确调整规范,要求每所学校必须一个学期根据孩子的身高变化调整一次,最好能做到针对不同学生进行个性化调整。学校课桌椅调整可纳入对学校预防学生近视的考核指标体系中,建立报告制度。

作者:熊丙奇

《新京报》2019年1月15日